

欧洲人眼中的蒙古帝国西征史
斯大林文学奖获奖巨著

「苏联」瓦西里·扬 著
陈弘法 译

我要走向“最后的海洋”；
到那时，整个世界就将落入我的手中。
——成吉思汗

走向『最后的海洋』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汗血马文库

[苏联] 瓦西里·扬 著

陈弘法 译

走向『最后的海洋』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最后的海洋” / (苏) 扬著; 陈弘法译.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6

(汗血马系列丛书)

ISBN 7-119-03717-X

I. 走... II. ①扬...②陈... III. 历史小说 - 苏联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2982 号

策划顾问 肖晓明

走向“最后的海洋”

作 者 [苏联] 瓦西里·扬 著 陈弘法 译

策 划  智美利达 (www.bjzmlld.net)

执行策划 胡 杨

责任编辑 陈秀梅 杨春燕

装 帧 李彦生

责任印制 林 莉

出版发行 外文出版社 (www.flp.com.cn)

社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68320579 (总编室)
(010) 68329514/68327211 (推广发行部)

电子信箱 info@flp.com.cn sales@flp.com.cn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 外文书店

开 本 16 开 (787 × 1092 毫米) **字 数** 281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20

书 号 ISBN 7-119-03717-X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 1 治印人——“虔诚者杜达” /1
- 2 半夜子时 /3
- 3 在大哈里发的宫中 /6
- 4 “马走日字” /11
- 5 自由猎人的秘密 /13
- 6 “风爱号”双桅船 /17
- 7 罕见的怪事 /21
- 8 蒙古巡逻队 /23
- 9 阿布德·拉赫曼在女占卜人帐中 /30
- 10 聪明的比比—琼杜兹 /34
- 11 阿拉伯商人的宴请 /40
- 12 “金宫” /44
- 13 拔都汗开口了…… /47
- 14 死亡之翼 /49
- 15 “世界装饰物”们 /56
- 16 阿拉伯使者谒见鞑靼汗 /60
- 17 “天国”都城的诞生 /62
- 18 审问俄罗斯俘虏 /64

- 19 斡罗斯木筏来了 /68
- 20 戏熊 /71
- 21 纠缠不休的拜访者 /77
- 22 悲哀的途程 /81
- 23 拔都汗的恩惠 /84
- 24 木雕玩具 /91
- 25 六个字 /93
- 26 终于到家了! /99
- 27 不遂心事 /102
- 28 苦闷重重 /106
- 29 在修道院里 /108
- 30 镇尼的预言 /111
- 31 在通红的夕阳下 /113
- 32 拔都汗发怒 /116
- 33 诺垓汗的胡作非为 /123
- 34 在“疯狂者”营地 /129
- 35 远征日期已定 /135
- 36 蒙哥汗在基辅城下 /139
- 37 在科特扬汗的帐篷里 /142
- 38 坦卜日迪讲的故事 /146
- 39 波洛维茨草原在燃烧 /150

- 40 百户长的牛车 /152
- 41 速不台的铁甲车 /154
- 42 致正统教徒之哈里发的一封信 /155
- 43 离开诺甫哥罗德! /158
- 44 瓦吉姆在基辅 /164
- 45 草原游牧民的朋友 /168
- 46 基辅惶恐不安 /173
- 47 在公爵府邸中 /175
- 48 基辅的最后一次市民会议 /182
- 49 在拔都汗的大帐旁 /190
- 50 瓦吉姆殉难 /194
- 51 基辅的最后结局 /201
- 52 致巴格达哈里发的一封信 /204
- 53 鞑靼人开拔之后 /207
- 54 “前进! 迅速前进!” /209
- 55 蒙古人攻击之下的欧洲 /215
- 56 里格尼茨之战 /218
- 57 勇敢的歌手 /220
- 58 在马扎尔国 /228
- 59 在普施塔 /230
- 60 姐妹城 /231

- 61 科特扬汗之死 /233
- 62 塞奥河之战 /236
- 63 通向“最后的海洋”之路 /239
- 64 欧洲处在惶恐不安之中 /241
- 65 这是“最后的海洋”吗 /244
- 66 不测之事 /247
- 67 倔强的山民 /250
- 68 沾满鲜血的手 /257
- 69 拔都汗在的里雅斯特城下 /260
- 70 “乌力格尔奇”的歌 /263
- 71 远方使者 /269
- 72 最后一次军事会议 /270
- 73 在国王的别墅中 /282
- 74 意想不到的报信人 /284
- 75 “虔诚者”杜达的来信 /291
- 76 多瑙河岸边的谈话 /293
- 77 尤勒杜兹哈敦之星的陨落 /296
- 78 拔都汗的忧虑 /300
- 译后记 /307



治印人——“虔诚者杜达”

在巴格达^①一座大清真寺前面广场上的宽宽的石头台阶边上，摆着一张小石桌；石桌旁坐着虔诚者杜达，他正在往磨光的桃形印章上刻字。杜达用纯熟的阿拉伯连写花体字在印章上写下前来要求治印者的名字，在宝石戒指上写下给佩戴人带来力量和平安或者防备“毒眼”^②和恶人诅咒的神秘符语。

“虔诚者杜达”，——人们都这样称呼这位治印人。凡是前来庄严肃穆的清真寺做礼拜的人，谁不会看到这位俯身石桌的手艺人，看到他那火红色的长须、毛茸茸的黑眉和黑眉下那一双沉郁灰暗但饱含着神秘莫测思想的眼睛呢？

有一天，一个人走到虔诚者杜达面前。这人姿态优雅，身着一件价格昂贵、但因穿着时间过长而已经褪色的毛衣“阿拜”，平静的脸上露出和蔼的笑容。他把一方半透明的湖白色“月亮石”放在石桌上，请杜达刻上这样一行字：“至圣哈里发^③之刮胡匠，谨慎者哈桑。”

“请你原谅，我不干那种我不能干的事，”杜达边干着手里的活计边说，“这种题款会给你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甚至给你带来危险的后果，应该用别的题款。至圣哈里发是道德和理想的楷模，他不可能也不会刮胡子的，那会引起人们的不安。上帝保佑，上帝保佑！简直不得了！”

“那你说该刻句什么词儿呢？”惊异不安的哈桑问道。

“你的前辈，五年前离开人世的那位刮胡匠，据说用的是这样的题款：‘至圣哈里发之胡须保护者阿卜杜勒·拜拜。’这样的题款就不会引起任何麻烦了……‘胡须保护者’嘛！”说到这里，杜达意味深长地伸出食指，“这样，即使哈里发本人——愿他平安如意！——也会赞赏你的谨

① 巴格达：现今伊拉克的首都。汉文史籍中作报答。

——译注

② “毒眼”：迷信中说，“毒眼”看人之后，人可能遭殃。

——译注

③ 哈里发：中世纪阿拉伯国家的国王。

——译注



慎的。”

“好，就这么办吧！”哈桑对治印人说。他正要离去，突然发现了一枚刻着题词的金戒指，那戒指好像有什么地方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什么题词？”他边问，边伸手去拿戒指。

虔诚者杜达以异常敏捷的速度一把抓住金戒指，放进揣在怀里的那只盛放其他印章、戒指的皮盒子里。

“这枚戒指我还没有刻完呢。没有刻完的东西，我是不乐意拿出来让人看的。”

正在这时，一位骑着金红色烈马的年轻人翩翩而来。他从马上高声叫道：

“你好，我尊敬的老师——虔诚者杜达！我的戒指刻好了吗？”

一向安详庄重的杜达突然间变得慌乱起来。他打开皮盒子，拿出那枚金戒指，奔下楼梯，迎着骑马人跑去。

骑马人和他的坐骑都是那样年轻，挺拔，漂亮。骑马人的年纪在二十五岁上下。他穿着朴素，好像一个生活在沙漠中的普通贝都因^④游牧人。但是可以看出，即使他衣服褴褛，也仍保持着一个勇敢的自由人所具有的那种骄傲的气质。青春的魅力，显示内心力量的面庞，使他英俊无比，惹人喜爱。

“这是谁？”等骑马人接过戒指，策马驰过广场，消失在一片烟尘中后，刮胡匠哈桑问道。

杜达愤然答道：

“无论他是谁，对你来说还不一样？你刮你的胡子，他驯他的马。他是阿拉伯人赛马大会上最剽悍的骑手，在他铁的手腕下，没有一匹烈马不被驯得服服帖帖。”

“他为什么需要一枚金戒指呢？”

虔诚者杜达一听这话，大为光火，喷着唾沫，挥着双手，大喊大叫起来。连登上台阶前去祈祷的人们，也都惊奇地停下了脚步。

“你为什么老是纠缠着这枚戒指没完没了？你白操这份闲心到底要干

④ 贝都因人：阿拉伯半岛上的游牧民，多半以放牧骆驼为生。

——译注

什么？假如你是本市官府的密探的话，我倒还可以回答你，不过，眼下最好请你走开！……”刮胡匠哈桑后退一步，急忙溜走了。他直接跑进王宫，去向首相报告这件事。

“那想必是阿尔—曼苏尔^⑤的戒指，”他激动不安地向首相报告了一遍，“你一定要把这件事禀报圣上，其中说不定还有什么奥秘呢。”



半夜子时

巴格达的夜晚来得很快，转眼之间天就黑了。当杜达迈着大步，跟在其他行人后面，穿过狭窄的街道，匆匆向家里走去时，商号店铺已是万家灯火了。

他拐进一条僻静的小巷，朝一扇小门敲了几下。一个脸色忧郁的独眼看门人闻声将门打开，杜达走进一座狭窄的停着双轮牛车的院子。他小心翼翼地穿过拥挤在一起的骆驼群，回到自己那间斗室中。他住在商人马哈茂德—玉龙杰赤伊^①存放货物的二层仓库的地下室中。

这位房主是一个经营花拉子模丝绸和衣物的富有商人，喜好祈祷神灵，乐意接待香客。几年前，他允许治印人住进地下室，让治印人给他在金戒指上刻下伟大的素赖曼^②的咒语，保佑他生意兴隆。对此，他很满意。

在一片昏暗之中，杜达凭着记忆摸到那只低矮的小桌前，把随身携带的那只装着治印工具的皮盒子放到小桌旁的壁龛里，又返身走出地下室。他在门口的一段木头上坐下来，仰望着漆黑的夜空和夜空中那闪闪发亮的星星，久久地、恭顺地等待着。

骆驼发出沉重的鼻息声——有的卧着，有的站着。从站着的驼腿之间，可以看到拉骆驼的人在院子中央点起的篝火发出的闪闪紫光。

他等待着的身影终于出现了。那身影走到杜达身边，身上散发出一

⑤ 阿尔—曼苏尔：哥多瓦哈里发国奴隶卫队队长，在中世纪史书中讹作阿里—曼索尔。

——原注

哥多瓦哈里发国是阿拉伯人于八世纪至十一世纪在西班牙建立的国家。

——译注

① 意即玉龙杰赤出生的马哈茂德。

——原注

玉龙杰赤，即今乌尔根奇，在前苏联乌兹别克境内。

——译注

② 素赖曼：圣经中的所罗门王，后演化为许多木速蛮传说中的英雄人物。

——原注



股玫瑰油的香味。一个温柔的声音轻轻地说道：

“我们尊敬的主人让我向你问好，还请你为他祈祷。”

她给杜达送来一张灼热烫手的烙饼，一钵热气腾腾的稀粥。杜达在伸手接饭时，嗅到了她那双戴着银戒指的纤手散发出来的气味，脸碰到了她的披袍边缘。她说，还要给他送来几块燃烧的红炭，说完便转身离去。杜达贪婪地望着她的背影，再一次恭顺地等待起来。不一刻，她拿来几块红炭，俯身吹旺。于是，火光照亮了她那处女般温柔的面庞、描黑的眉毛、绣花的额束。她用唱歌般的声音似带嘲讽地问道：

“你每次伸手接饭的时候，手为什么抖得那么厉害？我真怕你把粥撒了。”

说完她轻轻一笑，转身消失在黑暗之中。

杜达回到斗室，吹旺炭火，又加了几根枯枝。他就着跳动的火光，在一部厚厚的《古兰经》空白处书写起来。他不停地咕哝着令人不解的词句，还不时挥动着双臂，就像和人吵架一般：

“子夜……今天子夜！这是上帝的安排。我心里再也忍耐不住了，而这流浪生活也该结束了……是的，我还满怀着希望……还没有人能斗得过我呢。下象棋要想走赢，可以用‘马走日字’这一招儿；人世间当魔鬼设下山崖挡道的时候，走直线同样是愚蠢的。明天一早，我的智慧就要发出耀眼的光芒。人们将要跑来，围成圆圈，和着我这支不大起眼的笛子发出的微弱声音疯狂地起舞。在成功降临在我头上并把我推向高峰的那一瞬间，但愿我有力量，但愿不祥的蛇蝎不要咬螫我的心。”

杜达插上门闩。他撩开铺在地上的毡子，露出通向暗室的小门。

他打开小门，无声无息地钻了进去。在黑暗之中他扶着梯子向下迈了几步，撞到另一只梯子上；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攀住另一只梯子向上爬去，终于爬进一间摆着一只狭长桌子的小屋。小屋只有一眼小小的窗户，微弱的星光透过窗户照进小屋。

杜达长跪在地，轻声祈祷起来，——开头用的是阿拉伯语，后来用的是另一种语言。

他抬起头来，看了看椭圆形的窗户，又低头祈祷起来。渐渐地，他全身抖动，闷声闷气地号哭起来。为了保持安静，他极力克制着自己。

终于，一轮圆月慢慢地爬进窗户边。淡漠的月亮一如既往地天空中走自己的路，发出惨白的光。

跪着祈祷的杜达站起身来，两手紧紧地抓着桌棱。惨白的月光照亮了停放在桌子上的用树枝扎绑而成的狭长担架。

担架上躺着一个身穿黑色绸衣的女子。这女子枯瘦如柴，干瘪得十分厉害，藏身于衣褶之中，勉强可见。她纤细的双臂交叉在胸前，手上戴着银光熠熠的戒指。

杜达转过身去，焦急地等待着……

当圆月完全爬进窗户中间的时候，一个娇弱的身影出现在窗外，在银白色的月光下，显得黑白分明。

杜达狂热地低声祈祷道：

“你忠实的仆人在这里……就像往常一样，我在你身边！……温和、无罪的玛丽亚！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伸出你纤细的手来抚摸我的额头吧！给我以力量吧！”

他贪婪地凝视着窗外的黑影，期望着她的睫毛会睁开，面庞会活动，人会复活。

“命运啊！到处是劫数！我坚强的意志也无法对付的可怕命运啊！你摧毁了我看中的一切，打碎了我备好的一切，破坏了一切咒符。但是，我仍不屈服！……”

月亮慢慢地浮游着，离开了窗户。她，消失了，娇弱的身影溶进了黑暗之中。

杜达扑通一声跪到地上，咬住手指，忍住悲恸。

“纯洁、无罪的玛丽亚死了。我最后一次看见了她，最后一次，明天她将被送进永恒安静的地方！……”

院子里突然传来的呐喊声将他惊醒：

“杜达，治印人杜达！快开门，不然我们就要破门而入了！”



杜达犹豫片刻，然后迅速起身，爬回自己的住房，用旧毡子盖住暗室的门。

门外不断地传来叩门声。他把门闩推开。

一个黑人奴隶高举着火把跨进斗室，室内顿时充满了油烟味。奴隶身后，一个身披条格斗篷的人站在门槛上。此人正是杜达认识的哈里发手下最身手不凡的那个侍卫。

“你就是那个诨名‘虔诚者杜达’的治印人杜达吗？”

“你说得很对，尊敬的曼苏尔——正义之剑，至圣哈里发宝座的坚强侍卫！”

“现在你跟我走一趟，让我们见识见识，你到底虔诚到什么程度。奴隶们，抓住这个人的双臂，捆住他，别让他趁黑跑掉。他是巫师，会变成蝙蝠飞走的。”

“我会恭敬从命的，我的主人！”杜达顺从地抬起双臂，两个黑人奴隶立刻用粗硬的绳子将他绑起来。



在大哈里发的宫中

当两个黑人架着杜达走出地下室，来到院子里的时候，杜达突然放开嗓门吼叫起来，那些睡在房顶上的人们被惊醒，于是到处传来叫骂之声：

“你们为什么折磨一个虔诚的老人？放开他！恶棍！”

曼苏尔催促黑人：

“快走，快！”

杜达却赖着不走：

“你们这些没尾巴的猴子，为什么要绑我的手？我还要用手赚钱糊口

呢！不用绑我也会走呀……”

他用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扭头对一个黑人喝道：

“看着我的眼睛，你这条火腿！你现在就想倒在地上这堆骆驼粪上睡觉啦！那你就躺下吧！赶快像土拨鼠一样入睡吧！”

那个穿着花条袍子，戴着铜鼻圈、身材魁梧的黑人，突然摇摇晃晃跌倒在地，侧身躺下了。

杜达调过头来，用灼热的眼光盯着另一个黑人，又喝道：

“你这个熟透了的南瓜，也想睡了吧！那就和你那位懒惰的仁兄并排躺下，像条黑牛一样开始打鼾吧！”

于是另一个黑人也摇摇晃晃地向已经睡在地上的那个黑人走去，在他身旁躺下去，一时两个人都鼾声大作。

曼苏尔恼怒至极，扑向酣睡的黑人，又是脚踹，又是大骂。末了，他用布腰带梢擦去额头上的汗珠，转身朝杜达走来。杜达正沉静地站着，两手伸向天空。

“珍珠般的月亮啊！”杜达念叨，“你一视同仁地照耀着大人物和小人物，聪明人和傻瓜蛋。请你清醒清醒这些不明事理之人的头脑，别让他们像拖死羊那样拉拽虔诚的杜达吧！”他向曼苏尔鞠了一躬，说道：

“请你带我去见幸福至极的秉公断事者好了。为什么非要弄坏至圣哈里发十分需要的一双灵巧熟练的手呢？我自己会走的。至于这两只愚蠢的骆驼，为了不让他们在这里直挺挺地躺上一昼夜，我会命令他们如何行事的。——喂，你们这两只死胡狼！立刻跑回家去，睡到明天早上再醒来！”

两个黑人奴隶一跃而起，双手提着肥大的灯笼裤腰，一股脑儿跑出大门。

“请你在前面领路吧，善意劝告的提供者，尊贵的曼苏尔！”杜达对哈里发派来的差人说道，“我跟你走。”

高举火把的黑人奴隶走在最前面。他后面是曼苏尔，一边用拐杖威严地敲击着地面，一边不时回头看上几眼。最后面是虔诚的杜达，他迈着枯瘦的长腿，款款向前走去。

他们一行三人穿行在沉睡的巴格达狭窄而弯曲的街道上。白天，这里总是热闹非凡，熙熙攘攘。此刻，却只有一群野狗在十字路口争抢人们抛出的骨头。打更的守夜人拦住他们的去路，老远就喊道：

“谁？不说话就用刀砍啦！”

一听说来人是哈里发的侍卫，身手不凡的曼苏尔，守夜人便乖乖地退到一旁，一躬到地，口中念念有词地向他致意。

他们沿着大道一直走到伟大的底格里斯河河畔，登上等候在那里的哈里发用船，渡过对岸。那里，已经有首相和几名武装士兵在等候。

“当今圣上发了脾气，”首相说，“他还没有睡觉呢。他命令立即把这个危险的恶棍带到他的面前。”

“啊，伟大的阿尔—曼苏尔！”杜达举起双手，面对月亮，高声叫道，“这一切你都听到了，到时候请你向这一切施行报复吧！”

曼苏尔走到首相身旁，小声而激动地向他解释说：这个高个子、红胡须老头儿想必是个无所不能的巫师；不要惹他生气，只能多加小心把他送进宫里，千万不能让他把大家变成蝙蝠；这个老头儿让黑人躺下，黑人一下子便像喝醉酒一般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后来他又下了命令，结果黑人就一跃而起，像被开水烫了一样飞奔而去！

“请吧，尊敬的虔诚者杜达，请跟我来！圣上——祝他吉祥！——在等着你呢，得快一点。”

哈里发的宫殿和花园几乎占了整个城市面积的一半。高高的宫墙里面到处是枝叶茂密、郁郁葱葱的海枣树和挺拔的雪松树；树荫中是不计其数的平顶楼阁；楼阁中住着哈里发穆斯坦绥尔的“珍珠”——他的七百个妻子；她们受到上千名宦官小心备至的服侍。宫院深处，宫殿上的清真寺式高塔直插云霄。宫墙上到处都站着卫士，手握长矛，一动不动。

左右各有一个塔楼的宫门旁，有一队门卫在守候着。他们焦急不安地等待着性格狂暴、动辄发火的行刑队长的归来。

门卫们退到两旁，虔诚者杜达迈着大步先行走进哈里发豪华的花园。他仪态庄重，目不斜视。

首相和曼苏尔赶忙抢到前面，跑上宫墀。宫殿上早有两名手提镂花青铜灯笼的殿前官候在那里。

“你是什么人？”殿前官手捻银须，发问道。

“亚当之子，治印人，人们都叫我虔诚者杜达。”

“你马上就要站到哈里发穆斯坦绥尔——让苍天永远保佑他！——的面前了。请你记住，你切不可向他提出问题，只能回答他的问话。”

“我只说圣上想要知道的一切！”杜达含混不清地咕哝道。

所有的人一起顺着螺旋梯登上宫殿顶部。宫顶上铺满了柔软的地毯。头上，宝蓝色的无际苍穹中撒满了闪闪发光的繁星。

宫顶的一角堆着一堆用名贵的巴格达上等红山羊皮缝制而成的靠垫。靠垫中坐着一位中年人，长着染得漆黑的胡须，裹着厚厚的雪白缠头，红缎衣服的肩部绣满了金花。他的面前，几个近侍双手扶膝，跪坐成半圆形。

杜达停住脚步，一边等待着，一边侧过头向远处望去。

河对面主要商业市区已经为一片薄雾所笼罩。有几处地方仍闪烁着灯火。底格里斯河轻轻地泛着金色的月光。在明亮的月光下可以清晰地看到，底格里斯河正缓缓地流入远方的波斯湾。“我终于来到了伟大的哈里发宫中，”杜达想，此刻他心中无比激动，以至连呼吸都变得急促了，但是外表却依旧平静而端庄，“九年了，我一直在等着这个幸福时刻的到来。今天，在强大无比之圣上的这座神奇宫殿中，幸福终于降临在我的面前。我绝不能放过它！……我将来会怎样呢？这就看我的本事了……”

“你听我说，可尊敬的人，”首相走过来对他小声说道，“你现在应当走到圣上面前，跪下去，悄悄地等候他的问话。”

杜达将鞋脱在地毯边上，光脚走到哈里发面前，跪下去，低头吻了吻眼前的地毯。

“你好啊，火红大胡子！”哈里发开口说道，“我听说，你知道一些秘密！”

“你一贯说的是真理，正确无比的圣上，——愿你的威力和声誉与日俱增！我要把我知道的重要事情向你禀报；只能禀报给你，不能有他人

在场。这是阿尔—曼苏尔在遗嘱中提出的要求。”

“我忠实的朋友们，”哈里发对跪坐在前面的近侍们说道，“你们都到宫殿大厅休息去吧，我要和我的宰相留下来。”

近侍们站起身来，双手抚胸，迈着恭顺的碎步，悄然离去。

杜达默默地望着哈里发，心想：

“坐在我面前的是木速蛮中最有权威的人物，是先知的继承者。这个阿拉伯人面貌虽平庸，内里却隐藏着伊斯兰教最高的精神力量。当今世界四面八方一切信仰穆罕默德教的人，都在思念他，都在向他祈祷。他既可以让我高升，把我推向成功和幸福的高峰，也可以让我跌进苦难的深渊。”

哈里发从一个刻满花纹的银盒子里拿出一枚金戒指，问道：

“这枚戒指是你刻的吗？”

“让我看看再说。”

“拿去吧！”

杜达爬到哈里发跟前，接过戒指。在接戒指的一刹那间，他触到了哈里发保养得极好的手，他感到，伊斯兰教的精神力量通过这一接触已进入他的身体，烧灼着他的五脏六腑。

杜达看了看戒指，说：

“这枚戒指是我五年前刻成的。”

“你知道不知道，由于你在戒指上刻了这样的题款，你那愚笨的头颅应当被砍掉？”

“你可以这样行事，法律捍卫者。但是，这么一来，我就会把秘密带走，你也就什么都不会知道了；而这秘密却像一把锋利的命运之剑，时刻高悬在你的头上。”

哈里发颤抖了一下……

“你把所知道的一切都讲出来吧，我答应保护你，我保你毫发无损……”